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市井故事

“亲爱的”

◆ 孙道荣

有人捡到一部手机，送到社区，委托工作人员帮忙寻找失主。主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黄大姐。这事不难办，从手机的通话记录里，找一个失主常打的电话，或者打开通讯录，找到失主的某个亲人，比如爸爸妈妈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失主了。

黄大姐拨通了手机上最近的一个联系电话，问对方，是否认识这个机主？对方回答，当然认识，这不是我的一个老客户的电话号码吗？没想到这么顺利，黄大姐急忙说，那麻烦你通知一下机主，他的手机丢了，被人捡到送到了我们社区。对方说，他的手机现在在你们这儿，我只有他这个联系方式，怎么联系啊？

黄大姐一想，对啊，人家手机现在你的手上，和机主有电话联系的人，往往只有他这个联系方式。看来，还得从通讯录里找到机主的某个亲人。黄大姐打开了手机的通讯录。一般手机里，都会存爸爸、妈妈、老公、老婆、儿子、女儿等等亲人的电话号码，可这个机主的通讯录里，存储的都是真实的人名。黄大姐不甘心地继续往下翻。突然，一个奇怪的名字跳入黄大姐的眼帘，这个人叫“亲爱的”，很显然，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名字，但一定是失主最亲的人。

黄大姐摁下了拨出键，但很长时间，对方才接起来，还没等黄大姐说话，对方语气很硬地说话了，是个女的：“你干嘛还打我的电话？”黄大姐赶紧解释：“我不是机

主本人。”女的听到黄大姐的话，愣了一下，不客气地问，“那你是谁？你怎么会有这个电话？”黄大姐连忙再解释：“是这样的，有人捡到了这部手机，送到我们社区，我们在帮忙寻找失主。请问你认识这个机主吗？”女的迟疑了片刻，说，“这样啊。那你直接找他本人好了。”黄大姐笑笑：“我们正在试图联系上他本人，在他的手机里，你的名字叫‘亲爱的’，我们想，你也许是他最亲的人，所以就联系你了。”女的沉默了，半晌，喃喃地问，“你刚才就是说，我的号码在他的手机里存的是‘亲爱的’，真的是这样吗？”黄大姐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叫‘亲爱的’。”女的突然嘤嘤地哭了起来。

怎么哭了？黄大姐心想，这里一定有故事啊。忙安慰了她几句。女的抽抽搭搭地说：“半年前，我们离婚了。那次，只为了一点点小事，我们闹得不可开交。以前我们偶尔也争吵过，他一向都让着我，没想到，这次，这个挨千刀的，半点都不肯让步，没办法，最后只好离了。”又和女的聊了很长时间，黄大姐从她的口气里，听出了怨恨和沮丧，但似乎也还有一丝懊悔。做了这么多年的社区和事佬，黄大姐凭直觉觉得，这两人的婚姻，还有救。

从女的那儿获悉失主的名字和住址，他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小区，黄大姐直接找上了门。门开了，是个高高大大的男的。黄大姐开门见山问，“你是不是丢了一部手机？”男的连连点头，并报出了丢失手机的型号和号码。接过失而复得

的手机，男的好奇地问：“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住址的？”黄大姐笑笑，“是你的‘亲爱的’告诉我们的。”又把来龙去脉对男的说了一遍。男的一听，顿了顿，难为情地笑笑：“哦，她是我的前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黄大姐故作不明白的样子：“离婚了啊，那为什么还叫她‘亲爱的’？”男的又顿了顿，对黄大姐说：“其实，我和她结婚这么多年，感情一直很好。那次，也不知道我哪根神经出了问题，就是转不过弯，就是不想让步，闹到最后，离婚了。说实话，我不是真心想离婚的，我是真的很爱她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离婚后，我把手机里的名字，改成了‘亲爱的’，权当留作一个纪念吧。唉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，离都离了，后悔也没有用了。”

黄大姐听着听着，笑了：“大兄弟，我在你手机几百个号码中，看到‘亲爱的’这个名字时，眼前一亮，就知道这个人跟你关系非同一般。我觉得吧，你们的感情都还在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大姐愿意为你们牵个线，把疙瘩解开了，把丢失的那份真情再找回来。”

几天后，男的和女的，手挽着手，再次走进了民政局的大门，把离婚证换成了红彤彤的结婚证。男的手机里，女的名字还叫“亲爱的”，女的也把自己手机里他的号码，换成了“亲爱的”。

灿烂的阳光下，“亲爱的”牵着“亲爱的”的手，一起往家走去。

古入市井笑话



仙丹

(明)冯梦龙(原作) 韩伍(改编·绘画)

城里来了一个道士，贴出一张告示，说自己具有返老还童之医术，他本人常吃自制的丹砂，快二百岁了，头发乌黑，皮肤白嫩，还像个小孩儿似的。老百姓都把他当成活神仙，那些土豪老财，想活得长久，都愿花大把的银钱去买他的丹砂。

一天下午，有人进来对道士说：“你儿子来了，有事情找你呢。”道士不耐烦地说：“我正忙着，这孩子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？”正说着，那儿子就进来了，众人一看，竟是个老头子，见了道士就跪下叩头，还叫道士老爸。道士指着那老头子说：“大家看哦，这孩子不肯吃丹药，十八岁就老成这样子。”众人一听都惊呼起来：“这丹砂真能叫人返老还童啊。这道士真是活神仙哪，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来求仙的人就更多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有位老太太大叫大家不要上当，“我认识这一家子，那老头是父亲，年轻的道士才是儿子。”这一下大家都清醒了，这骗人的把戏，也亏他们想得出来，大家把那些丹砂都烧毁了，把这对“宝货”父子赶出城去。



乡下人

◆ 安谅

老皮邀请明人等几位朋友赴家宴。都是老同学，大家就去了。老皮住的还是很多年前的老楼房，五层楼的，没有电梯。

明人敲门时，隔壁正好敞开着门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往走廊扔了块香蕉皮，松松软软的，没扔准，扔到簸箕外面了。只听见一个安徽口音的妇人责怪道：“你咋这样扔垃圾，快去拣好，别让人家嫌我们是乡下人！”那孩子还挺乖，低下身将香蕉皮拣起，扔进了簸箕里。

几个老同学都到了，大家就坐到桌前，一阵喊叫，正式开唱。正吃着唱着，听见门外一片吵嚷声。老皮的老婆从猫眼朝外瞅了瞅，说，没事，是隔壁乡下人。老皮跟着解释，他们这层楼，除了他家，另两套房子都出租了，都是外乡人住着。老皮的老婆也附和道，总感觉不清不爽的。老皮的老婆出生在苏北，在上海大学毕业后，留下了。“一家是安徽来的，一家是浙江来的，都是

乡下来的。”老皮说。

又唱了几巡，老皮家的门铃响了。老皮的老婆去开门，随后端进来一碗冒着热气、散发着香味的大馄饨。老皮的老婆说，隔壁浙江人说，是他们家自己包的馄饨，让我们尝尝。我也不好意思回绝，大家都尝尝吧。

这馄饨是芹菜肉馅的，咸淡适中，味道不错。大家纷纷将其送进嘴里，都啧啧称好。然后借着酒劲，又叫又唱的，闹得挺欢，不知不觉，已近半夜了。明人提醒大家声音稍低一些，别影响了隔壁人家休息。老皮说，没事，他们乡下人对我们还蛮尊重的，蛮客气的。于是大家又是一番喧闹，明人感觉这房子都快撑不住了。

离开时，明人发现，楼道静悄悄的——那家安徽人家的门口，放

着一个簸箕，老皮不慎将它绊倒了。其实，整个过道内老皮家门口的东西堆得最多了，人家两口“乡下人”就只放置了一把扫帚和簸箕，收拾得也还挺干净的。

下楼时，老皮和他老婆还在用上海话说着“乡下人，乡下人”。话语中带着某种歧视。

在楼下和老皮他们告别时，明人终于憋不住了，说，其实我们都是“乡下人”，哪怕出生在大城市，但父母亲都是从乡下来的。明人还对老皮的老婆说，你本身也是乡下人呀！大家骤然一惊，又听见明人说了一句：“我们为乡下人祝福了！晚安，再见！”大家也跟着欢叫起来：“为乡下人祝福了，再见，晚安！”



聊得来

◆ 李小彦

我在小学三年级当班主任。我上任不久便发现，班里的陈灿在上课时经常与同桌说话，影响其他同学的正常听讲。

当时陈灿的同桌是位男生，为了逼他交头接耳这一行为，我给他调换了一位女生同桌。我本以为这样一来，陈灿会有所收敛，没想到他依然如故。

针对陈灿这一问题，那晚我琢磨了良久。最终想出一招，打算再换王磊与他同桌。我的想法是，王磊天生木讷，少与人交流，就算陈灿再交头接耳也没有市场。

到了第二天上午，我便把给陈灿再换同桌的事在班上说了。当我准备谈这次调换的理由时，陈灿突然站起来对我说：“老师，你不用费心再换了，我跟谁都聊得来。”



邻居

◆ 何熹

我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给老爸住。一天老爸给我打电话：“对门邻居是你同学！”我很激动，问：“啥时候的同学？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他说是你小学六年级的同学，好像叫王建华吧。”老爸说。

我在脑海里搜索半天，想不起来。小学都毕业二十多年啦！几天后，回老家，我忐忑不安地叩开了邻居家的门。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热情地招呼我，我们聊了起来。“都快认不出你来了。”我心虚地说。“我也认不出你来了。”他说，“你爸提起你的名字，我才知道是老同学。那時候你成绩好，小学一毕业就考到县一中去了，后来还考上了大学，而我在镇上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啦。”

我还是想不起来。他很健谈，开始追忆那些似水年华。我不停地点头，笑着迎合他说的一切，内心却很尴尬。谈起我们的老师，他大笑：“班主任孙二良真搞笑，经常叼着一根烟躲在厕所里抽。”我一愣，班主任她不是姓卢吗？他连性别都搞错啦？我们班主任可是个美女呀！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，解嘲地笑道：“我可能想到数学老师啦？”我敢对天发誓，数学老师也不姓孙。我终于憋不住了：“可能我们不是同学吧？也许只是校友？说不定我比你高几届呢？”他皱了皱眉头，嘴里嘀咕说：“我怎么记得我们是同学呢？”我还是想不起来。

两个月后，我把结婚请柬送到邻居家，王建华挠了挠脑袋，怪不好意思地说：我想起来了，我们……我们真的不是同学，我比你低了好几届呢！



【 写作文 】

老师对同学们说：“这次作文的题目是《记一次足球比赛》，大家要好好地写。”冬冬想了半天也写不出来，就在作文本上写了几句话：“那天下雨，地滑，比赛延期了。”

【 不洗脸 】

两位老师在议论各自的学生，其中一位说：“昨天有个学生不洗脸就来上学，我把他撵回家去了。”另一位老师十分欣赏：“好办法，今天他肯定洗得干干净净来上学！”“哪里，今天全班学生都不洗脸了！”

“不太辣”的烤翅

◆ 吴昆

我自幼对美食情有独钟，却不能吃辣，所以每次去品尝美食时，我都会要求厨师少放辣椒，别把菜做得太辣。

昨天一个同事对我说，他知道一家烧烤店特别美味，要不要一起去品尝？我欣然答应了。到了晚上，我和朋友去了那家烧烤店，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点了一些肉串和鸡翅，鸡翅可以自己选择辣度，朋友问我吃什么口味的，我说不太辣的就可以，朋友点完后将单子递给了服务员。

过了一会，我们的烧烤上来了，我拿起一个鸡翅咬了一口，顿时辣出了眼泪，不停地咳嗽，朋友叫来了服务员：“我们点的是不辣的鸡翅，为什么这么辣？”服务员看了一眼单子上说：“您看，您点的是BT辣的鸡翅。”朋友回答：“我们点的就是不太辣的鸡翅啊！”服务员愣了一下：“不好意思，先生，BT辣是变态辣的意思，是最辣的！”

